

# 艺术哲学在教育中的实践分析

汤雪娜（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510650）

王振兴（俄克拉荷马大学）

**【摘要】**艺术哲学作为艺术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美和美好事物的思辨。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双减”政策，艺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意味着提高国民审美认知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认可，同时在新形势下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对于美有足够的认识。基于观者的认知程度差异，人们往往在同一艺术作品中感受到不同的情绪，而带有主观性评判的结果在某种情下成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的难题。因此哲学性思维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帮助教育工作者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分析作品、总结经验。

**【关键词】**艺术哲学，教育，审美，艺术认知差异化

**【作者简介】**汤雪娜，女，河南信阳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双师素质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传媒与艺术；王振兴，男，黑龙江牡丹江市，俄克拉荷马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分析哲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4-000214-03

艺术哲学作为艺术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美和美好事物的思辨。自16世纪以来，包括康德、黑格尔、杜威等哲学家先后研究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不同的实用性理论，这些哲学思想或多或少的影响之后的普世审美与鉴赏标准。通过研究艺术作品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加深人对于美好事物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双减”政策，艺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意味着提高国民审美认知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认可，同时在新形势下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对于美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哲学性思维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帮助教育工作者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分析作品、总结经验。

基于艺术的特点，艺术创作活动在表现形式上没有唯一性，文学作品中经常用“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来表达艺术的主观性，对于绘画，雕塑，电影等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而言也是如此。

基于观者的认知程度差异，人们往往在同一艺术作品中感受到不同的情绪，而带有主观性评判的结果在某种情下成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的难题。

在传统审美中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懂得如何处理主体与背景之间的关系，通过明暗对比，模糊背景或其他方式突出主体，这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观者在视觉上的震撼，这种主流审美起源于17-18主义的欧洲现代主义画派，并一直被沿用至今。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日常所认知的一些“传统审美”并不是唯一标准，传统中国画流派中大多注重写意而非写实。讲究“气韵

生动”，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相似，而强调主观情趣与思想。这种讲求“以形写神”，“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需要观者有足够的想象力，同时基于创作工具的差异，一些国画并不具备表现”明暗关系“的手段与方法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作品不具备艺术性。

除此之外随着近代以来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传统的美学流派也受到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在创作方式或创作理念上都试图打破前人所制定的标准，通过批判和解构传统教条主义，这些作品同样具备了划时代性的意义。在哲学上，这个过程可以被总结为”认知升级“和”思想解放“。通过哲学上的研究方法，尝试在教育工作中引导学生对于作品的”整体性“的理解，同时开拓学生的思想，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艺术作品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对于艺术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上应该端正思想态度，树立正确的艺术教育观念，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上应该秉持着鼓励创新的原则，从多角度多维度地看待学生的创作作品。基于艺术作品本身的非唯一性，可以探索不同的标准和评级制度，并尝试用鼓励的方式开拓学生艺术思维，培养课堂上学生对于艺术作品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也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通过优化课堂结构，拓展课堂内容等方式积极引导提高学生对于“美”的认识与追求，力争做到突破桎梏，推陈出新。

随着群众对于艺术作品需求的提高，现代艺术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带有地域文化和特色的艺术作品在师生群

体中得到了关注和喜爱。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为新一代艺术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内容，但同时由于认知差异，在讲解一些小众艺术或新生艺术作品时可能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

在西方哲学中对于艺术多元化的话题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对立可以被视为是最早的多元化理论。近代以来更多地哲学家通过理论研究的方式试图研究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认知过程，但总体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基于本体论上的共识认为多元艺术之间可以平等交流和讨论并且应该遵从共识原则，即：基于个体的发展为考虑；以个体进步和社会进步为标志；以致于追求幸福为目的。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可尝试推进多元化艺术教育，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不忘提高学生对于多元化艺术的认知，让学生真正做到在思想上与艺术品共鸣。

在波普尔多元主义和柏林多元主义的争论中可以发现，多元化的本质是网格状的，不同的风格，形态，思想都可以被看做网格中的线段，而这些线段相交的点则是创造力的体现。

例如徐悲鸿在作品中融入了西方的解构主义和写实主义，通过传统中国画的技法，让山水，走兽等一系列传统题材的作品迸发出崭新的活力同时也获得了极大地艺术的成就。通过融合多元化的艺术，欣赏不同派系的艺术作品，学生才能具备足够的创作素材；理解多元艺术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进一步带动学生的审美认知；通过教育工作者讲解，在课堂上学生将不再局限于欣赏作品而是辩证的思考作品本身及其背后含义并在无形中提高创作动力和创造力。

作为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逻辑学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尤为重要，相较于研究一般事物认知而言，逻辑学更注重研究人对于事物之间的思维，及两个事物之间的思维联系。

作为古老的学科，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就开始尝试阐释逻辑思维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解释篇章》解释词句；《前分析篇》讨论推理过程的有效性；《后分析篇》讨论逻辑证明条件之间的过程，推理与方法；《辩证篇》则探讨了辩论艺术和论点方法。

17世纪之后，随着科学革命，逻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培根将逻辑总结为反映客观事物，演绎事实的方法论，并且强调了其重要性。如果将一般性哲学成为对于“世界观”的学问，那么逻辑学可以被看做是具体的实践工具和应用。艺术作品中亦存在着逻辑，作品是创作过程的结果，而整个创作过程与作者的经历密不可分，然而大多数人往往忽略这一客观事实，更

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忽略作品和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逻辑推演，我们可以试图还原艺术创作过程，并对于未来的创作积累宝贵经验。

研究艺术作品逻辑可以从三方面入手，这也是在哲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第一是要了解作品的演绎过程即“演绎式思辨”。通过概念，范畴和体系确保全方位的了解研究对象个体，并且由浅而深地逐步加深对于作品理解。这种方法类似于绘画技巧中的以点立线，先要确定研究主体的概念，然后依据某一点进行相关的拓展。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试图分析“米洛斯的维纳斯”这尊雕像时，会先确定一些雕像的基础属性例如创作时间，材质，人物形象，发现地点。通过整合这些基础属性，每一个属性上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性分析。米洛斯的维纳斯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希腊爱琴海区域被发掘，其材质为大理石并仿照了希腊神话中雅典娜的形象。如果追寻创作时间，那么创作时期处于罗马征服时期，此时希腊各城邦正积蓄力量试图对抗罗马的军队，同时这一时期的数学有着很大的提升，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世能则算出雕像刚好处于黄金分割比例。如果我们从材质入手可以发现，希腊地区盛产大理石，并且这种石雕塑像常被用于艺术品创作，其硬度刚好符合爱琴海地区的常见大理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尊雕像雕刻于本地而非来自需要经过运输的雅典。通过逻辑演绎，不同单元之间的线索可以纵向研究，同时不同单元之间的线索也可能出现重合，这能在研究上相互佐证。

因此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尝试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相互佐证作品信息，保证教学的真实性。

另一种逻辑方法被称为归纳式思辨，不同于一般演绎，归纳式思辨的核心在于寻找个体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概念，关系从而构建出系统的，总体上的认知。因此归纳式思辨并不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而且着重于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艺术流派的划分可以被看做是归纳式总结，在17-18世纪，具有某种相似艺术结构的作品被称为古典主义时期，它们的主体大多拥护集权，克制个人欲望并有着严格的艺术规范。基于某种相似性，作品之间的联系可以成为某种线索进而构建出一个时代的艺术体系。雅克·路易·大卫在他的画作《马拉之死》中描绘了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领导被刺杀的场景，并凝造出古典，庄严的环境；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与《马拉之死》创作时期相同，并且有着相似的手法表达英雄主义和悲剧色彩，基于同一时代和相似的精神内核，两者都可以被看做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品。

因此即使不同的艺术形式，也能够通过归纳的方法找到二者在艺术上的共同点。这种总结与概括不必拘泥于技法或形式，他往往研究作品更深一层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属性。如果说古典主义作品有着某种时间上的相似性，那么新古典主义作品则一直被沿用至现在，其本质在于在保持传统审美的同时兼顾了科学与革新，在思想上进一步打破传统的繁冗审美。无论是建筑学上的集大成的法国先贤祠，还是象征着公民权力崛起的《赫拉斯兄弟之誓》，其本质上表达了对于神权的反抗并且体现了人权的价值。通过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通过归纳法研究艺术作品时，观者可以集成某些特点并透过现象发觉艺术本质，这个方法在教学理念中亦是如此。通过归纳法讲解作品，学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思维锻炼，做到“以线到面”的深度学习，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艺术作品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作者的创作目的。

最后一种在哲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常用的方法被总结为“顿悟式思辨”，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步骤逻辑，而是通过跳跃式思维联想命题试图找到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研究法往往被称为顿悟，感召或开窍。顿悟式思辨往往基于经验，它可以被看成是某种联系之间的高度总结，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样本和经历，再完美的天才也难以顿悟。在艺术领域往往将顿悟式思辨作为衡量学生是否有天赋的重要标准，而忽略了顿悟本身需要足够的积累。诚然，因为家庭，教育，自身等多方面差异，不同学生在艺术上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那些在空间感，构图或是学习效率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被认为是天赋，往往能获得更多地关注。同样，在艺术创作中“灵感”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一些艺术家为了寻找灵感不惜尝试各种办法只为创造出满意的作品。综上种种皆可以证明顿悟式的思辨需要某种跨越逻辑式的思维，然而跨越逻辑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逻辑，当我们通过作品反向追溯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到艺术作品的逻辑层次。李白在创作诗歌时总是酒不离手，每每赋诗一首，或狂饮或小酌，胸中自有沟壑，千古诗篇才脱口而出。然而无论是月下独酌的孤寂，还是一剑光寒十九洲的豪迈都离不开作者本人的经历，酒精可能是某种媒介或刺激，但真正让他写出千古诗篇的必然是其远非常人的经历和见闻。在创作过程中，顿悟式思辨相当于“以面成体”，它是完成最终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对于以往经历的高度总结。然而有一些艺术家过于迷信于创作灵感，而忽略了本身的知识与沉淀。给予他们过往经历，或许在某一时间段能创作出优秀作品，但缺少后期学习必然会导致江郎才尽。因此在运用顿悟式思辨的时候应该端正态度，在承认跳跃式逻辑的同时也要谨记反证逻辑过程，依

靠自省和补足才能够持续性输出优质作品。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在教学工作中不应该否认学生的奇思妙想，同时应该试图引导学生追溯自己想法的起源和过程。诚然，艺术创作不是科学实验，不必遵循循规蹈矩和按部就班，但是仔细分析一些伟大的作品，我们依然能找出他们之所以成功的逻辑关系。当讨论艺术逻辑问题时应遵循理性原则，不必矫枉过正从而有失公允。

通过研究哲学逻辑能够间接性的辅助艺术教育，在逻辑工具中演绎，归纳和顿悟三步之间相互关联。演绎思维是“以点至线”，它在创作中确立了作品定位并规定了作品反应的主体；归纳思维是“以线成面”，通过拓展和总结，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创作的内容；顿悟式思辨类似“以面成体”，其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好的作品的创作过程都具备以上三种思维模式，其核心在于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

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通过逻辑学的方法因材施教能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作品的定位并帮助学生养成自我审视的好习惯，这是当今艺术界和社会迫切需要的改变。

基于时代的变迁，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面临更多更复杂的考验，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环境和学生都在变化。我们不但要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更应该审视自己是否拥有适应时代的教学能力。通过哲学化思考，艺术教育工作者也要在工作中尝试创新，质疑审美的唯一性能够帮助我们和学生开拓视野，摆正心态；对于多元艺术的研究能够建立对于艺术作品的正确认知和态度，提到对于多民族和小众文化艺术的鉴赏能力；最后尝试使用哲学工具可以进一步对抗时代的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学能力。

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身负培养未来人民艺术家的伟大使命，在新时代中只有积极进取，与学生共同进步才能不负身为教师的重任。

#### 参考文献

- [1] 柳鸣九.《艺术哲学》[J]. 文学评论,1963(05):83-94.
- [2] 麦克思·缪勒.《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3] 付治国,张艳平,李靖.《工业设计史》[M].2019
- [4] 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2-1
- [5] 王谢燕,《古罗马美术》,重庆出版社,2010